何玄子曰清廟即明堂之大廟周人祀上帝而以文王配之者左傳曰清廟茅屋而大戴禮言明堂以茅蓋屋是其證也不顯不承通作丕顯丕承張元岵曰所謂顯承者不言其豐功偉德不過曰無斁則吾人于倫常之際欲盡善盡美亦不必求之高遠矣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序曰奏象舞也此亦祀文王之詩何玄子曰此亦清廟之詩合樂而舞則歌之故以為奏象舞墨子曰武王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也則文王武王之樂皆名象矣象文王之功而作樂其曲名曰象其舞亦名曰象故左傳曰舞象箾南籥自象其功而作樂其曲名曰象其舞則名曰大武故禮記曰

下管象舞大武管以節舞其曲與舞相應歌以導舞其詩不必與舞相蒙也祀文王則舞象而歌此詩此詩非為舞象作也祀武王則舞大武而歌武武之詩亦非為舞武作也樂人識其所用而流傳既久遂至篡詩序而易之然此猶未離乎祀文武則取之以存古制可也

緝熙是文王一生學問心法即是治法名詁曰禋于文王武王大田曰來方禋祀是禋者祀之通稱不必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集傳曰祀大王是也此詩雖兼咏文王然詳其語意實歸重大王序以為祀先王先公者當時有所通用而非作詩之本旨也或以為祀岐山之詩則不宜歸功于人矣

作興起也治荒曰荒兩彼彼岐山也徂作岨後漢西

南夷傳引此詩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是徂訓僻也彼徂矣岐為句猶論語鮮矣仁也言天欲興起岐山而大王啟闢荆榛岐山果有興起之勢矣文王因之以安輯而險僻之岐山遂成蕩蕩平平之大道此誰創造之功子孫可忽之耶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肅以為有昊天之祀而無五帝固非也蘇子由乃援秦漢五時之制以為天果有六天鄭氏之說為不謬何其陋哉

冬至祭天以報始故牲用犢季秋享帝以報成故牲備太牢季彭山泥用特之說以羊為實柴之羊據周禮羊人之職凡積共其羊牲也則羊不當與牛並設而下云右之是實柴之羊與牛並設于左矣不可通也何玄子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蓋主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序曰巡守祭告柴望也不言朝會者言巡所守則朝會在其中國語以為周文公之頌左傳則云武王克商而作觀詩中兩稱允王必非天子自道矣黄泰泉曰詩有時邁書有武成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懷柔

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之實也歸馬放牛此非載戢載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錢長玉曰應天時行故曰時邁李彭山曰右序有周猶曰歷數在躬也蓋天命所右次序及之之意按疊字本作曡說文云從三日從宜揚雄說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亡新以三日太盛改從田因有決

然分別盖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至于昭王之時周人念武王貽謀燕翼之功以前此
樂章有所未悉故更為此詩歌以祀之頌及成康者
正所以頌武王之燕貽也文公以為成康與武王合
祀則無此典例朱克升疑為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
亦憑臆揣摹絶無稽據何元子又援國語日祭之文
劉歆韋昭日祭祖禰之説謂此詩為昭王日祭之詩
成為祖康為禰日上食則歌之漢唐陵園猶存遺甸

康之遊田不甚則有太甲之顛覆天命人心之去留亦幾岌岌矣獨至周家歷成而康皆有盛德為上帝之所寵佑四方之所歸附于此見武王之積厚流光邁越千古也斤斤者禮樂刑政燦然明辨之意蓋斤為斧屬以其善斷故借為明義何玄子曰八音中獨舉鐘鼓磬筦者亦可見其與大祭祀不同故于音有所不備夫賦詩與記禮不同豈必一一備舉那之詩亦止言鐘鼓磬管豈非大祭祀耶孔氏云喤喤將將

書曰皇建其有極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其義
一也郝楚望曰冬至郊祀惟二麥生焉易所謂復見
天地之心者也春秋無麥則書亦綦重矣故郊稷特
舉之

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此戒農官于廟也竹書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此詩所繇作乎告于廟者重其事也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明是通用此以為樂歌非其本指矣

昭假昭明感格于臣庶也與烝民昭假于下義同三

十里者周禮小司徒井牧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則是都者方三十二里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此詩指一都而舉其成數故曰三十里曰十千維耦非謂一川之衆也鄉遂之制別之為都其井邑之界與鄉遂之比閭鄰里參錯相制耳至于分田則無不井授者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兼疆埸餘地

及菜田畸零之數以準一夫之地也說見周禮略記以此推之其袤十井則九十夫而謂之百夫其袤百井則九百夫而謂之千夫為洫為澮與匠人之十里百里未嘗不齊特匠人舉其方廣而遂人舉其徑袤也則萬夫為川亦徑袤之數若縱横相積即為方千里之畿與一都之地殊相逺矣故曰川上有路以達乎畿畿者千里之限也鄭康成不達斯㫖乃謂采地制井田鄉遂制溝洫夫中外貢助之分則有之溝洫

俗通謂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則億者十萬秭者萬萬也其說較詳必有所據矣烝畀祖妣即月令所云臘先祖也洽百禮如周禮大司樂所致諸物及諸神示郊特牲先嗇司嗇以及貓虎坊庸皆蜡祭也詳郊特牲畧記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卒章賚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當時或歌此數詩以導舞以振舞非此數詩為舞大舞而作也武王自象其功而作武樂周公又作詩為之樂章將舞則歌舞終又歌若此詩則其舞終所歌也故左傳曰武王克商作武謂武樂也其曰卒章自謂歌詩也文辭簡畧若以此詩亦為武王所作耳然則武王作樂有舞而無歌乎曰有之皆歸美于文王必不自頌此詩篇中頌及文王亦猶武王之遺意也竹書載武王十二年

作大武樂與左傳合

黄才伯曰天作頌大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盖大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也按允文即周書所云徽柔懿恭懷保惠鮮是也遏劉定功武王所以成其文也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玆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序曰嗣王朝于廟也集傳以為免喪始朝者是矣武王念文王故成王亦不忍忘文武繼序者非徒繼其相承之治統亦繼其相傳之心法也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

皇考以保明其身

序曰嗣王謀于廟也

郝仲輿曰落始也草木實落始生故謂始為落艾終也艾老則刈故謂終為艾張元岵曰大甲復辟伊訓惟曰率祖奉先率時昭考是成王一生主意宜其享有太平也紹庭謂繼述其道于廟庭之中而上下求之也上而求之則見其陟于家矣下而求之則見其降于家矣此即武王之所以念文王者而以之紹武

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而進戒詩人述之以著成王之能受也

敬者合乎內外動靜經權常變之道文王敬止武王

敬勝此一代之家法亦萬世學者之凖的也學者言格致而不言敬則格致為支離矣言易簡而不言敬則易簡為踈脱矣不聰敬止言我雖不聰亦嘗夙夜敬止也曰顯德行是明明可見諸施行者非徒影響之見也緝熙已見大雅文王篇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序曰武志也此頌武王克商志在安民非利天下也
此作詩之本旨序得之矣而先之曰講武類禡者晦
翁以為後世或取其義用之于其事者是也後之序
詩者不暇審詳因而並記之蔡氏獨斷但云講武類
禡之所歌不言武志則獨斷所記皆歌者之所施而
非詩之本旨明矣序言武志復列篇名與上文明分

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序曰大封于廟也以前後諸篇例之詩中稱我當為周公所追述非武王自作也

我徂維求定言我之心與俱往惟求天下之安定而已於繹思言當體念文王之勤蓋將以安定天下非徒樹一己之恩私也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孔仲達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享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焉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

魯頌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樂者謂夫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之類耳此其事近于僭成王之賜止于周公亦未為失而後世用之羣廟故孔子非之若子孫自頌其祖臣子自頌其君請命天子為之樂章亦猶作器勒銘以揚休命是豈干名越分之事但所頌者僖公非甚盛德恐未足以當此而夫子録之者亦以其所歌之事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頌美之中不忘戒勉之

意也不列之于風者音律固有不同魯頌之不可以
為風猶敬之小毖之篇不可以為雅也

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
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

毛傳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今曰在坰之野者野爲大名其遠者又別之爲林爲坰耳毛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良馬戎馬田馬駑馬也

按周禮校人天子馬六種種戎齊道田駑諸侯不言其物傳言良馬蓋齊馬也齊以駕齋車戎以駕戎車田以駕田車駑以給使四者不可缺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何玄子曰思無期者言所思無期限也上言無疆言無一處之不到此言無期言無一息之不周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爾雅馬兩目白魚而相馬之説曰馬目欲黄小而多白善驚畏故孔氏以此章為言驚馬然漢西域傳言

人足是即君子之享有天禄也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言能修其學政也左傳僖公十三年會于鹹為淮夷病杞也十六年會于淮為淮夷病鄫也齊語桓公謂管仲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曰以魯為主淮夷在齊之南是伐淮夷之事魯主

禮作獻尊獻與犧通明堂位云俎用梡嶡此云大房
者制類梡嶡名則大房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
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以房爲半體之俎此別而大
之當是全烝矣何𤣥子曰既言以禘禮祀何得僅用
半體乎斯確論已萬舞武舞也洋洋者言其大也三
壽謂壽君壽臣壽民也周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
壽是利其所指者廣當不止三卿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

馬子長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孔仲達曰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為望龜山在今泗水縣蒙山在今沂州費縣孔仲達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魯境内有北二山故言奄有曹純老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何玄子曰蒙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

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山繹山俱在今鄒縣李迂仲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王伯厚曰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者當時寒澆處過寒豷處戈過戈在東故東遷以禦
之與卒無救于夏后氏之亡相土之業為不終矣魯
語商人郊冥而報上甲微相土不與焉即魯語或有
遺誤而祭法亦不之及是相土之功德不及冥與微
也此詩舍冥與微獨舉相土豈非因其故居所在故
祀之與所以美其初年海外之功而畧其既遷以後
之事也但云海外不言海內語自分明鄭氏不知海
外為何方漫云四海率服而後人因之亦未論其世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易言高宗伐鬼方此言荆楚非鬼方也逸周書王會
解云正西崑崙狗國鬼親鬼親當是鬼方耳詩頌武
功不叙鬼方者舉氐羌以槩鬼方也漢書賈捐之曰
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克之竹書亦載武丁三十四
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賔則鬼方即氐羌明矣武丁
自有平氐羌之事此獨歸功于成湯者述武丁諭楚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

楹有閑寢成孔安

凡斬伐曰虔劉故虔亦訓截